

解读多元构式隐喻的句法结构

——兼与二元构式对比*

李爱华, 崔 忠

(江苏海洋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连云港 222005)

摘 要:传统的 AB 型二元构式隐喻中,二元语义体映射的单向性决定了其认知域的划分与句法结构基本一致,主项 A 与谓项 B 的映射具有不可逆性;以 ABC 型三元构式为代表的多元构式隐喻的主项与谓项在句法形式上进行倒置之后映射依然成立。此外,二元构式虽然可以正向推导为多元构式,多元构式却不能够无条件地逆向缩减为二元构式。多元构式隐喻的核心是关系体映射,其背后反映的是动词性的概念隐喻过程。

关键词:隐喻;多元构式;二元构式;句法;始源域;目标域

中图分类号:H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8256(2023)02-0077-09

一、引言

隐喻是认知语言研究的热点所在。如果说 20 世纪 80 年代 Lakoff & Johnson 发表的合著《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在国际上掀起了一股“隐喻狂热”,那么 20 世纪 90 年代末和 21 世纪初则是中国学术界,特别是外语界隐喻研究最“热闹”的阶段。从词汇到语篇,国内外语言学界从诸多层面都对隐喻做出了有洞见的探究。但是综观这一领域的成果可以看到,从语言结构形式,即句法结构的视角关注多元构式隐喻^①的研究少之又少。由于以往的研究多聚焦于解释隐喻的二项分析及二元构式,即将隐喻的结构默认为“A is B”(日语称为:AはBである)的 AB 型的两项形式,所以诸多研究者的思维定势始终没有跳出 AB 型二元构式隐喻的框架。事实上,现实中的隐喻远远超出了 AB 型二元构式并包含了更为复杂的结构。

Lakoff & Johnson 指出,隐喻的喻体为始源域,本体为目标域,两个领域之间的互动为“映射”,映射一般由始源域向目标域进行,因此具有单向性特点^{[1]12-14}。是否能够运用具有单向性映射特点的二元构式隐喻的认知属性来解释多元构式隐喻背后的认知原理?多元构式隐喻是否可以压缩成为二元构式隐喻?压缩的背景及条件又该作何阐释?本文借助汉日两种语言中常见的隐喻表述,从句法结构解读二元构式隐喻以及多元构式隐喻在认知中的区别与联系。

* 收稿日期:2022-12-12;修订日期:2022-12-30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21SJA1709)

作者简介:李爱华(1972—),女,内蒙古赤峰人,江苏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日语语言学。

① 此处的多元结构隐喻不同于 Lakoff 的结构隐喻,指的是至少有 3 个或 3 个以上语义体共同参与的多元构式隐喻,是隐喻认知的结构中介。Lakoff 的结构隐喻只是隐喻的一个分支和分类。

二、句法视角下的隐喻分类

隐喻的类型依据分类标准的不同而不同。句法视角下的隐喻分类多以束定芳为准。该研究根据隐喻的句法特征将其分为体词性隐喻和谓词性^①隐喻^[2]。例如,“Metabolically, the brain is a pig”就是一个体词性隐喻。“the brain”与“pig”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范畴,“brain”是用来思考的,“pig”只是家畜的一种。用系词“is”将两者等同起来,这与人们对“brain”和“pig”两者之间的特征及关系的认知并不契合;而“His wife had been damaged in a crash”则是一个谓词性隐喻,其中“damaged”在英语中一般用于物体,这里却用在了人身上。

体词性隐喻被认为是最为重要和常见的一种隐喻类型。传统的隐喻研究将隐喻结构默认为「AはBである(A是B)」的AB型的两项形式,然而隐喻的实际用例多姿多彩。仅就体词性隐喻而言,便可归纳为下述两类:除了例1~例4中多见的二元构式,例5~例8中的由3个语义项参与形成的ABC型的三元构式以及由4个语义项参与形成的ABCD型的四元构式也为数不少。

例1^② 人生は旅である。ゴールが見えないから人生はおもしろい。やってみないとわからないこともたくさんあります。(人生像一场旅行。正因为看不到终点,所以人生才有兴趣。有些事情不去尝试,永远不会知道。)

例2 「時は金なり」は「時間はお金と同じで大切なものだから、むだにしてはいけない」といういみのことわざです。(“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谚语表述的是“时间和金钱一样重要,所以不能浪费”。)

例3 教师,多么高尚的职业!有人说教师是园丁,也有人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例4 “共产党是太阳,照进我的家,暖着我的心”,杨宗泰道出了内心的真情。

例5 自動車産業は日本経済の大黒柱である。地震と津波の影響で、経済の大黒柱である自動車工場が一部生産中止に追い込まれた。(汽车产业是日本经济的支柱。受地震和海啸的影响,作为经济支柱的汽车工厂被迫停止了部分生产。)

例6 狐の孔明有るは、猶魚の水有るがごときなり^③/自分にとって孔明がいることはちようど魚にとって水があるように欠くことができないものだ。(狐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

例7 说起中国篮球,绝大多数人想到的可能只有姚明和易建联,但是中国篮球历史上你绝对不能忘掉的一个人,那就是追风少年王治郅。王治郅是中国篮球的希望之星。

例8 今天的技术进步,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赋予了普通人生产和传播信息的权力。正如美国的建国先贤杰斐逊所言:信息之于民主,如同货币之于经济。

不难看出,AB型二元构式隐喻中的助词「は」(汉语中多被称为判断词“是”)是句法的标识,可以根据这一标识来认定隐喻中的始源域和目标域。换言之,如果人生「は旅である」变为「旅は人生である」,「時間はお金である」变为「金は時間である」,“教师是园丁”变为“园丁是教师”,“共产党是太阳”变为“太阳是共产党”后,不仅句义上令人费解,而且原有的隐喻映射关系亦不再成立。

与AB型二元构式隐喻的单向性映射特点不同,ABC型三元构式隐喻或ABCD型四元构

① 包括动词性隐喻、形容词性隐喻、副词性隐喻等。

② 本文所用例句出自于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現代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コーパス」和《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数据库。

③ 语出《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狐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

式隐喻都具有可逆性(也可称为双重映射性),即主语和谓语在句法形式上进行倒置之后映射依然成立,而且隐喻所蕴含的意义维持不变。譬如上述例5~例8中句子的下划线部分均可以转换为下面的例9~例12。

例9 日本経済の大黒柱は自動車産業である。

例10 魚の水有るは、猶狐の孔明有るがごときなり。

例11 中国篮球的希望之星是王治郅。

例12 货币之于经济,如同信息之于民主。

三、二元构式隐喻与多元构式隐喻

(一) 二元构式隐喻的映射图式及其不可逆性

从形式上看,AB型二元构式隐喻由A与B两个语义体构建而成,始源域A的特征属性被系统地映射到目标域B中,是典型的语义体之间的映射。就例1中的「人生は旅である」而言,“旅行”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事物了,基本上每一个人对旅行都不陌生,对它都有直观的认识。选择什么样的旅行方式,旅行的目的地在哪,旅行的发现是什么,旅行的过程怎么样,这些都是我们从经历中能够亲身体会到的。人生亦是如此,我们有时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条条大路通罗马,一条路走不通,我们还可以选择其他途径。只要有坚强的毅力,有一颗努力奋斗的心,最终都会达到自己的理想目标。人类正是凭借从“旅行”这一认知域所得出的熟悉的、可感的、具体的经验来认识和理解抽象、模糊的“人生”这一认知域的。可以借助图1来理解AB型二元构式隐喻的映射图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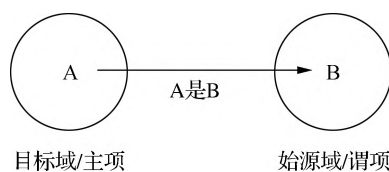


图1 AB型二元构式隐喻的映射图式

Fig. 1 Mapping schema of AB-typed dual-construction metaphor

不难看出,「AはBである」的AB型二元构式隐喻的句法结构相对明确,只是包括本体和喻体两个层面。二元语义体映射的单向性这一特征表明认知域的划分与句法结构基本保持一致,谓项指向主项这一句法方向决定了隐喻句中始源域指向目标域的映射方向,即目标域对应主项,始源域对应谓项。如「人生は旅である」中主项「人生」为目标域,谓项「旅」为始源域,助词「は」(汉语中多被称为判断词“是”)则被认为是划分始源域和目标域的一个句法标界。

在对隐喻关系的研究中,不可逆性一直作为隐喻的固有属性之一被语言学界所熟知并认可。如我们不能把隐喻「人生は旅である」变为「旅は人生である」,亦不能把“时间是金钱”说成是“金钱是时间”。Ortony的凸显不平衡理论指出隐喻映射的特点是始源域高突显和目标域低突显;Lakoff & Johnson指出,隐喻映射一般由始源域向目标域进行,因此具有单向性特点;Gentner、Gentner & Markman等的结构映射理论也认为隐喻的映射方向总是由始源域指向目标域,属于一种有选择性的局部映射,是单向和不可逆的^[3]。就例1的「人生は旅である」而言,如果将

该结构中的主谓项进行倒置的话,必然会导致始源域和目标域的相互逆转,其结果有悖于凸显不平衡原理和结构映射理论。正如潘琳玲所言,对于AB型二元构式隐喻来说,其认知域的划分与句法结构基本一致的同构性使得句法上的主谓倒装必然会导致映射方向的颠倒和语义倒置,而造成语义上的不解,这是AB型二元构式隐喻不可逆性的根本原因^[4]。

(二) 多元构式隐喻的映射图式及其可逆性

ABC型三元构式隐喻由3个名词性语义体组成,主要以「AはBのCである」/“A是B的(之)C”的形式出现,它是将定中结构的隐喻词组嵌入谓词部分,作为对主语隐喻性描述。

例13 広大な敷地に芝生の広場や森、池などがあるセントラルパークは、「ニューヨークの肺」とも呼ばれている。そこで日本文化を紹介するイベントが行われるそうだ。(中央公园空间广阔,有草坪广场、森林、池塘等,也被称为“纽约的肺”。据说在那里会举行介绍日本文化的活动。)

例14 本田圭佑はチームの大黒柱である。若く、そして勢いのある当時の日本代表チームのなかでも、とりわけ象徴的な存在だった。(本田圭佑是球队的顶梁柱。在年轻且有气势的当时的日本代表队中,也是特别具有象征性的存在。)

例15 舞蹈は蜜蜂の语言,这些舞蹈就是蜜蜂们的一些特殊动作,如圆舞或摆尾舞等,从而向蜜蜂们讲解花源、离蜂箱的距离,等等。

例1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高尔基留给世界的名言,也丰富了人类名言库。

可以看出,ABC型三元构式隐喻中始源域和目标域的划分则不像AB型二元构式隐喻那样容易。如例13「セントラルパークはニューヨークの肺である(中央公园是纽约的肺)」中,「ニューヨーク」与「肺」在句法上确实构成定中结构的修饰关系,但是与常规的语义修饰关系的定中短语不同,「ニューヨーク」和「肺」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范畴。「ニューヨーク」是具有地域性的人类居住生活的场所,并不能进行呼吸,两者之间的关系与我们日常记忆中的相关知识互相冲突,不存在任何必然的语义联系。这也验证了Lakoff & Johnson提出的“隐喻通常表现出句子字面语义不协调,且能带来一定的新鲜和新奇感”的主张^{[1]16-20}。此外,与AB型二元构式隐喻不同,尽管「ニューヨーク」与「肺」两个词共同组成谓项部分,但是不能据此就认定谓项的「ニューヨーク」和「肺」为始源域,主项「セントラルパーク」为目标域。相反,从认知域和概念范畴的视角来看,「セントラルパーク」与「ニューヨーク」可能更为接近,因为二者都表示人类活动的一个空间聚集地,是同一个认知域中的两个概念实体;而「肺」仅仅是我们人体的一个重要器官,与「ニューヨーク」这一概念不属于同一认知领域。

隐喻的本质就是借助一个人们熟悉的认知经验域来理解另一经验域。当两个语义体不能直接建立映射关系时,就必须依靠关系体映射才能构建隐喻关系。例14「本田はチームの大黒柱である」表明,三元构式隐喻并不是语义体之间的直接映射,而是将较为熟悉的「大黒柱」与潜在的隐含项「家屋」的关系图式,即支撑与被支撑的关系投射到较为陌生的「本田」与「チーム」的关系图式上。隐含项「家屋」在语言表达中之所以缺省是因为「大黒柱」与「家屋」的关系图式已经深入我们的认知结构,提到房屋结构中的「大黒柱」,我们很快就可以联想起它与「家屋」之间的支撑关系。如果房屋建筑的顶梁柱坍塌,整个房屋结构将会即刻解体。对于一支竞技比赛的队伍而言,「大黒柱」可以说是他们的主力、干将,他们的实力发挥对比赛的胜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是队伍取胜的法宝。可以借助图2来理解ABC型三元构式及ABCD型四元

构式隐喻的映射图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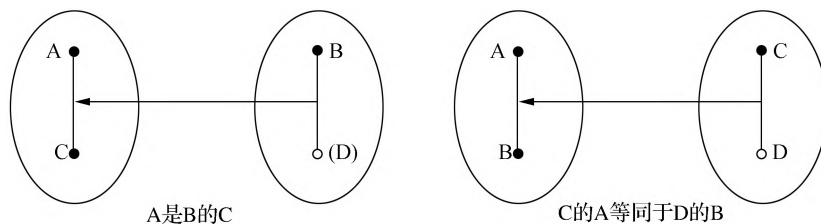


图 2 ABC 型三元构式及 ABCD 型四元构式隐喻的映射图式

Fig. 2 Mapping schema of ABC type ternary construction and ABCD type quaternary construction metaphor

就例 14 中的「本田圭佑はチームの大黒柱である」而言,其目标域包括「本田圭佑」与「チーム」两个语义体,可是始源域却只有「大黒柱」一个语义体。根据 Lakoff & Johnson 提出的“不变原则(Invariance Principle)”,映射具有拓扑相似的特点,始源域的结构被系统地映射到目标域中,始源域的认知布局应该与目标域保持一致^[5]。由此看来,「本田圭佑はチームの大黒柱である」的始源域中必然隐含一个 D 项——「家屋」,才能构成平衡对称的映射机构,换言之,「本田圭佑はチームの大黒柱である」的认知图式实际是「チームにとって本田圭佑がいることは、家屋にとって大黒柱があるように欠くことができないものだ(对球队来说,本田圭佑的存在,就像房屋中顶梁柱的存在一样,不可或缺)」。例 15 中“舞蹈是蜜蜂的语言”则是“舞蹈之于蜜蜂犹如语言之于人类”的 ABCD 型四元构式隐喻。

不难看出,ABC 型三元构式可以还原为 ABCD 型四元构式隐喻。换言之,ABC 型三元构式隐喻属于表层构式,ABCD 型四元构式隐喻为其深层结构,二者共享同一个映射模型。以例 5「自動車産業は日本経済の大黒柱である」为例,其深层映射模型实际为「日本経済にとっての自動車産業は家屋にとっての大黒柱である(对于日本经济来说,汽车产业犹如房屋的支柱)」。该隐喻的目标域是由「自動車産業(A)」与「日本経済(C)」两个语义项共同组成,始源域由「大黒柱(B)」与隐含语义项「家屋(D)」共同组成。在语言的认知过程中,由于受到经济性和认知突显性的共同作用,语义项 D 通常都被省略,所以大多数始源域都是由语义项 B 来单独承担。但是如果从句法视角来分析的话,ABC 型三元构式隐喻的主项只有一个语义项 A,而谓项则包括 B 和 C 两个语义项。所以说,ABC 型三元构式隐喻的句法结构以及认知结构与 AB 型二元构式隐喻的句法结构以及认知结构不尽相同。

图 3 可以诠释多元构式隐喻有别于二元构式隐喻的认知属性。不难看出,ABC 型三元构式隐喻中谓项里面包含两项,既有目标域中的某一部分,也有始源域中的某一部分,可以说是句法结构与认知结构相互错位,谓项 BC 是一种横跨在始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非对位式的交叉映射关系。在「人生は旅である」这样的 AB 型二元构式隐喻中,谓项 B 只有与主项 A 发生映射时才能产生隐喻关系。但是对于「自動車産業は日本経済の大黒柱である」这样的 ABC 型三元构式隐喻来说,谓项中的 BC 在与主项 A 构成的句子尚未形成层面映射之前,在 B 与 C 构成的短语内部就已经构成了跨域间的认知映射,可以说在句子意义产生之前隐喻的含义业已产生,因此可以抛开主项的「自動車産業(A)」单独说「日本経済の大黒柱」。由此可以断定,ABC 型三元构式隐喻中句法与认知的异构关系松解了 AB 型二元构式隐喻中句法与认知间

较为牢固的结构关系,使其映射关系摆脱了来自句法的束缚。可以说,ABC型三元构式隐喻的结构特殊性决定了其具备可逆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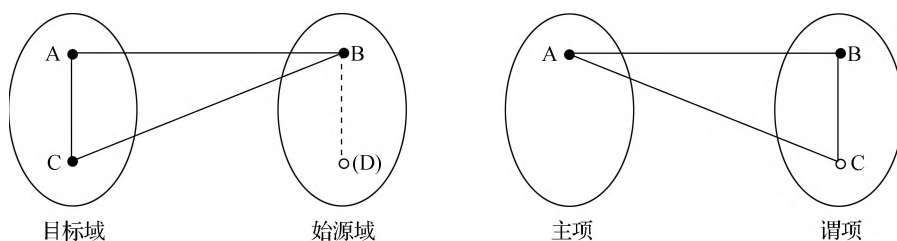


图3 ABC型三元构式隐喻认知与句法的异构性

Fig. 3 Metaphorical cognition and syntactic heterogeneity of ABC type ternary construction

对于AB型二元构式隐喻来说,目标域对应着主项,始源域对应着谓项,这种对应关系就决定了在AB型二元构式隐喻中,认知域的划分势必与句法结构保持了一致性,认知与句法表现为同构关系。潘琳玲曾经指出,同构性使得句法上的主谓倒装必然导致映射方向的颠倒和语义的倒置,从而造成意义的无解,这是此种隐喻不可逆性的根本原因^[4]。然而在ABC型三元构式中,谓项中C项的加入,将原有的认知结构与句法结构的一致关系打乱,不再以句法结构为标志来划分认知域。

(三) 二元构式与多元构式隐喻在认知中的区别与联系

众所周知,从构造上来看,隐喻与明喻的显著区别不仅在于“像”与“是”这样的喻词表述,最为主要的是明喻表达的是将两种事物进行直接对比。因为“小别之于爱情犹如疾风之于烈火”“人生之于信念如同航船之于舵手”这样的四元构式中常见“犹如”“如同”等属于明喻的连接词,所以可以把四元构式理解为是最基本的、或者说是最原始的隐喻形式。尽管四元构式是隐喻的基本形式,但是三元构式和二元构式的使用频率或许更高,尤其是二元构式。“人生是一场马拉松比赛”“四合院是一个盒子”、「人生は旅である(人生是一场旅游)」、「君は僕の太陽だ(你是我的太阳)」诸如此类的表述随处可见,这是隐喻表达遵循言语配置新经济原则^①的一种体现。下述例句分析表明,由于受到认知语境和背景知识的制约,隐喻结构化简的方向只能是正向推导。

例 17a 人生(A)は旅である(B)⇒人生は片道切符(C)の旅である

例 17b 人生是一场旅行⇒人生是一场没有回程票的旅行

例 18a 自動車産業(A)は大黒柱である(B)

⇒自動車産業(A)は日本経済(C)の大黒柱である(B)

⇒日本経済全体で見ると自動車産業の占める位置は家屋(D)を支える大黒柱のようだ

例 18b 汽车产业是顶梁柱⇒汽车产业是日本经济的顶梁柱

例 19 舞蹈(A)是蜜蜂(C)的语言(B)

⇒舞蹈之于蜜蜂,犹如语言之于人类(D)。

^① 向明友指出,言语配置的经济原则要求人类的语言生活受形式能量守恒定律,追求言语效用最大化规律以及言语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支配。

×舞蹈(A)是语言(B)

例 20 梦想(A)是人类(C)的翅膀(B)

⇒梦想(A)之于人类(C),犹如翅膀(B)之于鸟儿(D)

×梦想(A)是翅膀(B)

不难看出,二元构式可以恢复或拓展为三元构式,同样,三元构式亦可以扩展成为四元构式。但是反过来,并不是每个四元构式和三元构式都可以随意地压缩成为三元构式或二元构式,必须满足某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被省去的C项与显性存在的A项、被省去的D项与显性存在的B项必须属于同一语义框架,因为前者总是蕴含后者,所以被蕴含的语义项可以省略。举例来说,例18中「日本経済」与「自動車産業」、「家屋」与「大黒柱」属于同一语义框架,而且「自動車産業」蕴含「日本経済」,「大黒柱」蕴含「家屋」,所以隐性存在的「日本経済」和「家屋」可以被省略。由此可以发现,从AB到ABC再到ABCD结构,只能正向推导,不能够逆向构成,也就是说,在隐喻结构中,受到认知语境和背景知识的制约,语义体只能是正向增加,而不能反向缩减。

四、体词性隐喻与谓词性隐喻之间的转换

Langacker的认知语法将世界结构分为事物与关系两大类,同时还指出语言中通常由名词表达事物,动词表达关系^[6]。既然ABC型三元构式以及ABCD型四元构式隐喻描述的是语义体之间的概念关系,那我们也可以对他所提出的解释进行合理逆推,将关系还原为动词。例如,就隐喻「本田はチームの大黒柱である」而言,目标域中「本田」与「チーム」是一个「ある状態が崩れないように、もちこたえる。維持する(为了不让某个状态崩溃而努力。维持)」的动词关系,而始源域中「大黒柱」和隐含项「家屋」之间为「倒れたり落ちたりしないように、何かをあてがっておさえる(为了不倒下或掉下来,用什么东西压住)」的动词关系,关系体映射的实现反映了「維持する(维持)」和「何かをあてがっておさえる(用什么东西压住)」两个动词不论在动作特征上还是事件属性上都具有相似性,都包含了“支撑某个物体”的原型范畴意义,表达了「支えることは正常の状態を維持することである(支撑就是维持某种正常状态)」的动词性概念映射。事实上,就连Lakoff & Johnson最经典的概念隐喻“LOVE IS A JOURNEY”,其完整表达也可以解读为“FALLING IN LOVE IS TAKING A JOURNEY”^{[1]66-67}。体词性隐喻背后之所以蕴含着动词属性,是由于动词负载的事件结构在进入具体映射时,动词性特征被主体、路径等动作过程中的部分元素(A和B)代指,动词性映射外化为体词性映射^[7]。

与如火如荼的体词性隐喻研究相对比,针对谓词性隐喻的研究并不多见。因为先行研究认为谓词性隐喻均可以转变成体词性的概念隐喻。正如束定芳所说,几乎所有谓词性隐喻都隐含着—个更为基本的体词性隐喻^[8]。的确如此,可以从下述几个典型的谓词性隐喻中解读出其背后蕴含着的体词属性。

例 21 北朝鮮は11日に、団地にある韓国企業の資産を凍結すると発表した。(北朝鮮11日宣布,将冻结位于园区的韩国企业资产。)

例 22 自民党は、新たなリーダーのもとで、2010年に野党に転落して以来の政権奪還を目指し、次期衆院選に臨むことになる。政権奪還に向けた「選挙の顔」として重責を担う。(自民党于2010年跌为在野党,他们将在这位新领导的统帅下夺回失去的政权,参加下一次的

众议院选举。作为夺回政权的“选举旗手”，安倍担负着重大责任。)

不难理解,「凍結」本指液体遇冷凝结这一物理变化,但在此处指的是北朝鲜为了达到某些目的,对存入本国银行的其他经济主体(包括韩国政府、企业及个人)的资产进行控制,是实施经济制裁的一种手段。液体遇冷凝结这一物理变化与项目、资金遭遇阻止而无法正常运转在结构上是一一对应的。换句话说,始源域液体遇冷凝结这一特征,被投射到完全不具备水或冰的形态特点的抽象的金融领域这一谓词性隐喻的背后隐含着「金銭は水である(金钱是水)」这一体词性隐喻^①。

2010年8月31日,日本第45届国会众议院选举结果公布,当时最大在野党的民主党击败了执政的自民党,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出,这是自民党成立50多年以来第二次败北。「転落する」本义为「足を滑らせて地面、池などに転げ落ち、怪我や失命につながる(負の行為)であること(是一种失足跌倒在地面、池塘等地,导致受伤或死亡的“负面行为”)」,属于一种突然意外倒地的现象。「自民党」と「転落する」之间明显属于不同领域,但正是这种非常规性的搭配造就了引起读者阅读兴趣的隐喻性表述,我们同样可以解读出其背后蕴含的「政党は人間である(政党是人)」这一体词性隐喻。当然,汉语中也不乏同类表述。

例23 暑期来临,“小候鸟”开始迁徙纷纷奔向外地父母打工处团聚安全出行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例24 一张来自地下688米的字条使整个智利沸腾了,这张字条传递出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在圣何塞铜矿塌方事故17天以后,被困井下的33名矿工全都还活着,这样一个生命的奇迹,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呢?

近年来,大批农村青壮年进入城市务工,他们辛辛苦苦地打工赚钱,寒暑假期间让远在家乡读书的孩子进城来和自己团聚,享受这短暂的亲情。显而易见,例23“迁徙”的背后蕴含的是“远离父母的留守儿童是小候鸟”这一体词性隐喻。例24“智利沸腾了”中,动词充当喻体,表示主语的名词充当本体,从而把主体是物质的具体变化从始源域扩展到了表示抽象或不同范畴领域行为活动的目标域,达到一种新奇、形象的美感。而“沸腾”的背后蕴含的则是“民众是容器,情感是容器中的液体”这一体词性隐喻。由此可见,可以通过对体词性隐喻与谓词性隐喻之间的互为转换来进行句法及语义方面的解读。

五、结语

本文在与AB型二元构式隐喻的对比中探讨了以ABC型三元构式为代表的多元构式隐喻的映射图式、可逆性以及二者在认知中的区别与联系。在传统的AB型二元构式隐喻中,主项中的A与谓项中的B隶属于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范畴,隐喻意义的产生是基于两个概念之间互相作用的结果,这一相互作用则通过映射的方式进行。在映射过程中原本隶属于某个领域内的相关概念和结构被投射到另一个领域,最终创造出一个经过整合而形成的新的概念结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隐喻含义。这种映射与整合的基础源于两个语义体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性属性,属于语义体间的单向性映射。

而以ABC型三元构式为代表的多元构式隐喻则呈现出与AB型二元构式隐喻不同的映

^① 蒙倩静指出,英汉语中的水的隐喻在表示交通、时间、金钱等方面是共同的^[9]。

射图示和内在属性,它不仅记录两个事物之间的相似点,更多的是表达事物关系的相似性,是将一个关系结构映射到另一个关系结构上,而且关系体映射的背后反映的是动词性的概念隐喻过程。

参考文献:

- [1]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ers We Live b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2] 束定芳. 论隐喻的基本类型及句法和语义特征[J]. 外国语, 2000(1): 20-28.
- [3] 刘正光. 隐喻研究的三个层次与主要领域[J]. 外语学刊, 2007(3): 21-27.
- [4] 潘琳玲, 朱守信. 隐喻关系的可逆性研究[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5(1): 92-99.
- [5] 刘正光. 隐喻映射的本质特征[J]. 外语学刊, 2003(3): 8-13.
- [6] 魏纪东. 认知语义学与认知语法: 差异与同一——兼评 Langacker 和 Lakoff 最近在中国的学术演讲[J]. 外语学刊, 2005(1): 51-55.
- [7] 朱守信. 名词性隐喻结构的认知语义研究[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4): 118-124.
- [8] 束定芳. 论隐喻的运作机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2(2): 98-106.
- [9] 蒙倩静. 英汉“水”的概念隐喻的比较研究[J].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10(9): 32-34.

Study on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of Multi-construction Metaphor: Comparison with Dual-construction

LI Aihua, CUI Zh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angsu Ocean University, Lianyungang 222005, China)

Abstract: In traditional AB-typed dual-construction metaphor, the uni-directivity of double-semantic mapping determines the overall unity of its cognitive division and syntactic structure, in which subject A and predicate B form an irreversible mapping. However, the mapping of multi-construction metaphor represented by ABC type also makes sense when subject and predicate are reversed in syntax. Besides, dual-construction can be deduced into multi-construction while multi-construction cannot be decreased into dual-construction reversely without any conditions. The core of multi-construction metaphor is relational mapping, which reflects the mapping process of verbal conceptual metaphor.

Key words: metaphor; multi-construction; dual-construction; sentence structure; source domain; target domain

(责任编辑:杨 艳 实习编辑:周雅婧)